

新修曲沃縣志

新修曲沃縣志

知曲沃縣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武威張兆衡纂輯

風雲月露偶然題詠布帛菽粟或關利病苟無勸懲匪堪
攷證拂彼醫塵現我寶鏡做漢劉向藝文略而諸人之著
述名目附焉志藝文第十二

著述

許國楨 增修本草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

曹端 孝經述解 四書詳說 性理文集 儒家宗統譜

太極圖說述解 存疑錄 拙巢鳴 家規輯略

夜行燭 通書述解 西銘述解 童子箴

孫徵君竒逢言濂溪之太極橫渠之西銘實三代以下庖
羲也然後世知元公者鮮紹興乾道間屢以二程請配孔
子之廟而祀於學宮皆不及元公至有疑無極之說出自
老子訟言排之可謂文之厄矣若訂頑砭愚上推極於乾
父坤母下推極於戲言戲動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深哉其
誰知之月川子於太極圖說及西銘大都以朱子爲依歸

獨辨戾一則所以效忠於考亭者良工心獨苦不知者謂
與紫陽爲難豈知大道無我之公哉按徵君著中州理學
極推重月川而舊志以月川原籍曲沃載人物中要之爲
豫爲晉何足爲先生重輕知其人而讀其書是所望於鄉
邦之後來者矣

鄭恭 一齊稿

李浩 南莊集 歸田稿

耿文睿 詩經精粹

李鑛 白石山人集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

李本緯 灌蔬園集

李廷寶 先賢事蹟錄 毅軒詩集 牧民懿矩 兵機要略

李氏家譜

梁綸 稽古叶聲

李尚思 梅軒詩稿 督撫奏議

李承華 中素稿 已卯甲申集

呂乾健 理學淵源錄 奉使漫稿

耿良弼 古崑遺稿

仇時隆 書種堂文集

劉繼志 劉氏奇篋

仇時盛 代水編

仇時古 睡心編

因二卿 童觀詩刪

仇文茲 慕齋文集 杲寮語錄 嘯館詩話

李丕隆 懶雲齋集

李仰 鷲音集

秦邑岐 備亡錄

李 宥 景仰顏曾錄 人子十二惑 覺後五歌 忠孝錄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馬振初 崇正辨 孝友論 自修錄

衛 蒿 四書問答 四書攷信 孟子游厯考

洙泗言仁錄 顏子所學錄 曾子得宗錄

唐宋間列國錄 四畫絳山集

郭充實 友在編 上天梯 山居閒筆

王之旦 日新編 改過格

衛 燭 庭華語錄 眞儒必全目

衛 暉 道學辨 讀書法 蜀言

王大作 藥言鐸書

王岱山 長了庵詩文集

衛周允 寄園藏稿 劫餘草

賈佩徵 雪龕稿

仇之遠 之無集 唐詩是因

衛台瑞 一庵偶錄

衛民牧 洗目編

高鵬起 晴園文集 名世篇 傳世篇

李方蓁 古槐軒集 新田文獻

衛台揆 南村年譜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衛帝典 寒食榻吟集

秦廷獻 汾曲草堂集

仇昌祚 漪園集 愚石居雜著 忠貞堂年譜

李呈采 易解集要 明旦集

賈鳴璽 存悔堂古文 存悔堂詩 扈蹕詩

王命宣 周易家訓

張象壯 四書繹

崔致遠 易註 詩註 洪範傳

賈華平 雙柏講堂詩文稿

賈鳴玉 槐塢堂詩文稿

李宗樸 景行集

衛侶瑗 鍼灸全書

張景樞 止園文集

李允欽 四書字音詳攷

王名儒 易芻蕘

秦錫琿 甘陋齋集

裴宗錫 裴氏世牒

劉殿邦 頤堂彙玉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五

李宗鄴 勉齋雜著

蘇惠民 逆旅憶湖筆記

秦澍 芳艸堂集

李兆斗 帚園瑣記 存驗編 滄洋詩

秦武域 笑竹集 瓣香錄

秦知域 薇郎集

董九成 傷寒心源

張我緒 南野園詩集

許元龍 舊雨亭詩稿

裴志灝 裴氏新譜

郭華峰 雙槐居士詩稿

裴查氏 鏡曉閣詩集

裴沈氏 雙清閣詩集

仇思龍 讀書錄彙抄 梅竹軒語錄 峭峰詩文集

李發英 理學約取 可願堂稿

衛儒奎 濟溪辨 先蠶辨

李從泰 纂要傷寒金鏡錄 三十六舌法

董纘譜 胍理入門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李足興 春秋摘要 學庸大成 浙閩遊草

讀史識畧 朔遊草 西園集

李亦泌 優德堂詩集 夢軒書法

李棟材 太平晰疑 太極圖疏

崔岳 悠然錄 東籬雅集稿

張翼冲 雪園心咏集

議翼城溫泉十村移割曲沃一縣管轄覆奏 宋 部 議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譯經潤文使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富弼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臣韓琦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魚袋臣曾公亮議絳州比部員外郎李復奏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陳溫水人戶分隸曲沃翼城兩縣每多爭訟澆溉官員各皆黨護不肯盡公理斷以致民心不服乞將曲沃縣界內不使水之北樊下陽合龍三村移隸翼城將翼城縣界內使水之陽城等一十村割屬曲沃庶使水村莊一縣管轄以杜爭端等情奉旨檄據觀察推官張雍翼城縣知縣衛尉寺丞趙袞守縣尉權主簿簿翟中正曲沃權縣事正平縣主簿張璋守曲沃縣尉權主簿趙滌公同親詣曲沃翼城兩縣人戶所爭溫水處勾集現今乞割移及使水人戶指引出水源脉通流去處澆溉次第檢閱絳州比部員外郎李復原奏及太平縣知縣太子中舍陳安仁與

曲沃翼城知縣相度擘畫事宜責取得曲沃縣北樊下陽合龍三村百姓楊海等一百九人狀稱情願割屬翼城縣外取責得翼城縣陽城等一十村莊百姓李海等一百三十五人狀稱海等先爲指論曲沃縣前知縣霍著作宅後種麻及爲年滿押司史緒將自地勅作澆溉今已不得使水并前陞州李復庇護原管百姓陳奏海等一十村莊割屬曲沃恐後來管轄官員爲見海等指論前官以此成仇及史緒諸戶倚恃官勢告令海等不得使水旱損田苗稅賦不前所以不願割屬曲沃今袞等詳推李復陳奏移割村莊原爲兩縣人戶爭論澆溉官員俱各黨

故要一縣管轄今若依從李海等民戶不行割屬難絕訟源復責取得翼城縣陽城等一十村莊百姓李海等願割屬曲沃文狀乞特降指揮將曲沃北樊下陽合龍三村不使水人戶割移翼城縣將翼城縣使水之陽城溫泉莘望石堆東韓西王村程大保郭員外史堆官郇員外一十村莊割屬曲沃縣一處管轄人戶凜從澆溉均濟不致更有黨護得以經久便利等情具奏奉旨發交部議臣等公同議得民間水利自貴公平若依使水人戶分隸兩縣各官黨護民心不甘勢難杜絕詞源應如趙袞照依李復陳奏移割使水人戶村莊統歸曲沃一縣管轄實屬

利便恭候欽定臣部行文永遠遵行謹奏奉旨依議

請遷蒙城驛爲史村驛疏

山西巡撫
明德

爲懇請改復驛站以均勞逸以速馳遞仰祈

聖鑒事竊照驛站之設原以供應馳遞必須道里適均斯馬力可無偏累至各省驛站所設人夫本以供扛抬之役若夫馬分設兩地則接替更換多有未便^臣伏查晉省南路驛站中原有太平縣之史村一廠北至臨汾縣之建雄驛六十里南至曲沃縣之侯馬驛七十里道路遠近原屬適均志載明季將驛馬移設於曲沃縣之蒙城鎮是爲蒙城驛其廠夫九十名仍留太平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九

縣之史村向因汾水阻隔馳驅不便是以改隸於此移設以後於驛路並無妨碍但查蒙城驛北距建雄驛八十里南距侯馬驛止五十里遠近里數旣屬懸殊馬匹勞逸又復不均况一驛之夫馬分設於兩縣應付更替殊多未便且蒙城侯馬二驛向雖俱在沃境內然舊有驛丞二員專司差務今驛丞於乾隆二十年已經裁汰兩驛事務並歸一縣經管遇有急緊縣令一身奔馳兩地更恐不能兼顧^臣委令河東道率同府縣前往史村確查汾水在西並無阻碍咸稱改復史村一切應付俱屬妥便^臣與兩司再四商酌亦謂循照舊制改復史村於驛站差務大

有裨益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將曲沃蒙城驛馬匹仍改歸太平縣之史村驛道路遠近既得適均馬匹廠夫復歸一處則奉差往來之員可免更替稽延而每縣各管一驛併可親身督率庶驛站可資整頓差務無虞貽誤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奏

奉

硃批如所議行欽此

恭世子廟碑

前進
士 吳勉之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

夫驪鼠甘口齧噬膚革洞貫而不知其痛讒人甘言離間骨肉殘殺而不知其偽設斯道者果何如人盖妬婦與小人圖利而爲之也然不能移上智抑足以惑中人是則甘之爲害在言益深言之太甘斯害也昔晉獻公甘驪姬之譖使申生自殺於新城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其陷父於戲申生之死不若逃之雖恭爲子之道且失顯親之孝謚之曰恭亦有微旨國人憐其無罪屋而祭迄今千百年民意不衰祠字愈葺者亦所以龜鑑後人爾或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豈獻公慈愛於陀人而不慈愛於其子邪况夫奪慈忍愛讒者

之有由也初驪姬欲譖申生與優施二五嬖圖之伺其隙而甘其言僅十年而事乃就固非一朝一夕漸薰蕕之臭始則譽申生之賢而指公之惡次則驗申生之得衆而懼公以行彊終則置毒於胙而取信於公苟非生而神靈躬有明哲其孰能辨之哉且驪姬妬婦也欲貴子而福已優施二五嬖皆小人在濟欲而貪賂信夫圖利而爲之此妬婦小人之常情耳觀乎今之讒或有甚此者大率衣儒服讀聖書竊君子之名齒士人之列罔有攸賴不惠其私離間人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寮友交朋以至於誅殺殘虐分爭違戾讐惡棄絕者固甚妬婦之與小人圖

利而爲之也天乎好讒之人果造物者使之然邪性使之然邪苟造物者使之然曷不改造其性爲蛇蠍蠱之謗雖毒於於人而得而避之明白之甚也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聞以瞶窒其視以瞽祕其言以暗雖殘忍於心中而耳目不得伺人之隙口不得其言足使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寮友交朋各盡其道而恭睦歡愛之則天下無爲而治已又何必禍淫以懼惡降殃以譴邪乎釋名曰碑者悲也申生譖死孰不悲焉觀今之讒愈可悲矣必正其道謹作銘云

周文將王太伯走荆避聖讓位丕基有成晉文將霸申生守經

成仁盡道雄圖始亨太伯之奔申生之死一啟姬昌一開重耳
全生者賢殺身者美優劣之間差遠千里雖云被譖人誰不知
辭而可辨去之可隳弗傷子意奚釋公疑陷父滅性獨使人悲
嗚乎人之爲讒天亦速絕驪姬滅亡奚齊兵殺謀之不臧旋見
屠滅敢告讒人嚮應昭晰

熙寧八年九月十五日立石

創建文廟碑記

嘉祐二年

宋鄉進士教授 甯

智 希武邑人

虞夏商周之政亘百十紀功業章章號曰天下之盛王也無他
要一本於學校故米廩序瞽宗頌宮之名星爛簡冊家塾黨庠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之制亦繫焉以而教化完備風俗純壹人趨治若下坂之走丸
也刑罰近於不試及衰季孔子毅然有力斯文未喪戰國權謀
相尙儒術不絕若綫絃誦之地寂寞無聲獨孟軻潛心古道始
厯聘齊梁之間重申其教荀卿繼之於後皆羽翼六經世賴以
濟噫秦乘閏位欲愚天下之人燔藝典籍使學者逃難重繭遠
去先王正途壅底可爲於邑炎劉旣奮大樹成均之法卿大夫
之才之美由此而出如公孫兒寬之徒高蹈爵位宜乎文章與
三代同風今天子踐祚越三十年循治古之跡不下漢氏漸仁
摩義冠帶萬里雄傑豪俊比肩於朝廷之上由養之有素也慶

歷中詔郡縣立學蓋憂四方耳目未盡開導曲沃萬家之封也
當時居上者慮功計費遂不克有學逮孫公得邑於此喟然嘆
曰今太平在御濬詩書禮樂之源守宰當承流潤澤苟不驅人
於善日遠於罪聖賢之事或幾乎息矣翌日太學助教吳昌和
遂獻其村邑中嚮義者相繼而至不翅若償其願也因相孔子
廟起學舍總六十間先生弟子各有攸處由朝迨夕幾三十人
聞者號爲希濶吾知夫百里之地靡靡然皆入於治異日復有
脫布巾草躋之賤翱翔青雲輔翼當世不幸而窮則飽德與義
有士君子之器閭里矜式學之誘人如是豈不盛哉與夫鑿池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三

築臺極遊觀之樂者殊科其存心積慮非俗吏淺聞之所能
進士許岳等神躍氣揚曰道之行也請予述其狀以告來者

重修曲沃縣學官記

太和二年

金進士

楊普 邑人

學校之地教化之原非良吏莫與興也今雖太宗南渡衍聖重
封正五道昌明時也而黌宮狹小旋修旋圯甯可觀耶吾鄉之
學皇統間創於宋公歷今纔五十六年耳而正殿講堂鞠在場
圃矣誰實使之也太和改元邑宰濩澤張公主簿平城翟公皆
有儒者氣象銳意興修各捐俸以倡邑人從之工起仲春告成
季秋制度規模無不足垂遠久夫自皇統丙寅迄今始克大啟

爾宇以昌明正道則張翟二公厥功懋矣余師承卑鄙學植荒落謬叨仙藉忝附禮闈顧此澤宮實爲增愧然喜文學之將興竊深爲鄉人士慶幸也乎

重修文廟碑記

皇統元年

金 史中和 邑人

曲沃舊學始建於前代之嘉祐增廣於崇寧大觀之間規制宏遠視他邑爲最備逮本朝革命之際毒於兵火煨燼之餘惟存講堂又復僦爲民舍者幾十年官取其租民侵其地無敢言者皇統元年良卿宋公洩任召諸生論之曰學校所以育人才厚風俗今乃若此豈不貽鄉老吏民之羞乎吾欲率僚佐出俸金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四

以助其役將一舉而新之於是申漕司以削其租按舊址以復其地乃築垣墻新門闕又乃命工陶土以爲宣聖四配之像績旣畢聖容雍穆卓然有洙泗之風方將求大木以構其殿考禮經以制其器爰旣告成憧憧之民過新學之下者咸以手加額喜見顏色曰我公之德其所以遺吾民者可謂遠矣昔唐韋景駿嘗宰肥鄉後遷趙州長史道過肥鄉民爭具酒食以迎犒時有小兒亦在其中韋曰方兒曹未生吾已去邑非有舊恩而何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皆公所治韋公爲留終日是知德澤在民雖歷悠遠有不能忘者今宋公以長才碩德方進

未已他日擁節旄殿方面或道過新田將見北方之童子爭拜馬前如肥鄉兒曹之逐韋公矣不亦美乎余將引領而望之矣

重修文廟碑記

至正四年

元奎章閣
承制學士 靳

榮
時昌
邑人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聞而善之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爲傷財以害民也至於廟學崇其垣墉飾其
棟宇煩里旅而費財用豈聖人之心哉然而方今之世自中夏
暨荒服之外孔子之廟皆有之平王東遷逮乎魯哀之時王道
弗振亂臣賊子繼踵而作孔子修春秋垂世訓然後彝倫昭著
嗚呼凡有天下者行孔子之道則治違之則亂治亂所在國家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五

之休戚生民之禍福繫焉所以後世之人被其德澤淪於骨髓
思慕之詠歌之高大其堂室丹碧其桷楹不如是則不足以妥
神是皆出於人情之至公忻忻然而不能自己者延祐三年秋
七月皇帝敕有司以公議道統先後之傳宜升曾子子思於孟
子之上以爲萬世不易之典迄今餘三十年鮮有奉行者及閻
公得中來尹是邑首謁

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因視殿廡神門與夫講堂學舍僅蔽風雨
賢像繪彩剥落幾盡竦然而言曰不意泮宮之敝以至於斯今
不葺後必傾覆遂謀同僚僉曰可士聞之告於百姓曰曲沃故

晉之新城也恭世子之祠在焉且民易從化昔號禮義之鄉令尹之言若是吾儕小人甯不愧於心邪遂施錢傭工陶土以作二像竇諸孟子之上前後左右悉色而新之既而休役邑民大悅乃歌之曰泮宮之崇以扶儒宗社稷之封以祈年豐誰之力歟令尹之功著之聲詩以播無窮

新修文廟碑記

大德十一年

元教諭

董九德

立庠序興學校必相其地始能以垂久大卑濕幽僻不可久也湫隘囂塵不可大也曲沃舊廟在縣丙地歷宋金四百載前青烏皆謂宜乾地吉其繇曰學遷於乾歷五百年水流方位數發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六

盈千至元己巳邑令石抹公見舊學屢圯奮然興修平陽判官王惲爲作文誌其事旋亦圯卽其文亦不傳遡厥由來皆因建立非其地耳邑人因舊學廟址出入不正洵不足以垂久也乃就城西北乾地高明墜埆可以立宏大之規請於雷提刑相度亦稱善檄前主簿賈公天衢繼以王公德甯而大德四年縣尹完顏從塘銳意成之旋地震四載歷九年功竣豎坊植栢用垂久遠於是學果遷於乾矣邑人懽忻僉曰庠序之設學校之立而今始得其地卽垂五百年而此址當方興未艾也千歲宏規於此兆焉青烏之言不信然哉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其是之謂乎

濟溪考

舉人
衛儒奎
石渠
邑人

濟溪出紫金山麓卽邑景所謂濟溪印月者自沃史謂出濟瀆祠側故名而潘志因之通府志又因之於是濟溪之名始晦濟瀆祠緣濟溪而建邑人立社以祈禱雨澤者白潘志載濟源神龟事逸其半而府志因之新志又因之於是濟瀆之祀始濫余嘗考之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蔡傳謂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頂崖下既見而伏几三伏三見而後入海此紀濟之始也按河南通志濟水始見於濟源縣界濟瀆廟在焉距王屋天壇九十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七

里山西志載沃縣治至垣曲一百八十里

府志云
六十里

而王屋在其

東北六十里今此溪在縣南五里則其距王屋不過百里而遙視濟源遠近略相等故其經流東出爲濟而其支流北出者遂爲此溪也且天下之水多源於山其脉絡支派亦隨山勢爲趨注潘志又引地志謂王屋在垣縣東北由東南踰絳及於西北遂爲紫金山是明以紫金山爲王屋之支也夫紫金卽爲王屋之支則濟溪爲濟水之支益信此輿地之可考者也又潘志雜紀延祐間里民某者事濟甚謹常走濟源焚香數十年既老稽首神前曰小人筋力衰明年不能來也歸而行行李有龟在焉

人曰神所憑也遂相與立廟祀之夫神龟不究其終立廟不詳其地無惑乎濟溪之名廟祀之義影響附會而適以滋訛也余竊聞之故老謂龟逸入紫金山麓里人逐之而泉出焉卽此溪也溪之名濟以此廟之祀濟瀆亦以此故邑人劉繼志詩曰金麓行吟濯濟泉逐龟人逝已千年芳株枯朽寒香滅惟見澄潭印月圓此軼事之可考者也觀此則濟溪之濟卽濟源之濟由溪出故建廟廟建而祈禱之事舉焉溪之不以祠得名亦可知矣不甯惟是再考延祐爲元仁宗朝據吉天祐碑廟嘗重修於大蒙國時元猶未建號也順帝至正二年劉若泉撰碑謂廟建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八

已二百年由至正壬午逆溯之宜在金天會皇統間當宋高宗建炎時志謂延祐是卽以立社之年爲建廟之始亦悞此又歲月先後之可考者也噫我沃人之祀濟瀆久矣惜未有以濟溪之源流告之者余故綜核其實如此當世不乏桑鄴之學知不河漢余言也夫

靳孝子碑

元豫章郡
公諡文安 揭傒斯
豐城 曼碩

河東有純孝之士曰靳昺字克昌居曲沃追封西河郡侯用之孫西河郡侯德淵之子金奎章閣承制學士榮之弟也生九月而喪其父六歲知學母王氏節食衣脫釵釧聘名師以教之長

通六經爲文章落筆卽就作者不能及其兄奉母官於朝迺至京師有勸之仕者則曰余之至京師也以母與兄之故且京師天下賢之歸用益見聞耳違知其他故其居京師也自溫清定省之餘雖飲食坐卧必置書冊其前天曆元年春三月十五日母王氏卒與兄護喪還河東過平定之平潭雷雨驟至坐車上伏柩呼天長號兄及路人皆呼使下暴雨且至曰吾下奈母喪何有頃水果大至遂漂没而死水退得柩三里之外得曷屍五里之外君子曰靳氏其不没乎兄生而弟死均謂孝也非兄之生無以承祭非弟之死無以明必死之義死生雖異皆孝也

而曷難矣後十年翰林學士奎章閣大學士沙刺班聞而感焉告諸天子天子以爲孝命翰林侍制臣僖斯文其事於碑以爲世勸也臣僖斯曰夫孝者百行之首萬化之原也治天下者有加於孝乎自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澤旣泯有匿親之喪以固位者矣有假親之喪以避禍者矣有毫髮之私睚眦之怨以至於殺父與君者矣况肯不忍其君親之難躬蹈水火而死乎孝哉靳氏之子孝哉靳氏之子天下有愧於靳氏者多矣抑非好學之所得乎母得年五十九與祖母賈氏並追封西河郡夫人君年三十九葬於曲沃先塋娶李氏女一銘曰惟天蒼蒼罔不

覆矣惟地茫茫罔不載矣彼斬之子亦孔孝矣孝而不弔誰之咎矣謂天不仁天則有神謂地不知地則有祇以孝而死莫知何期生我者父父既夙喪育我者母母亦長往畏死偷生誠恐何心死從其母甘於俱沉水之方至雷震萬鼓高原大陸忽爲水府身在喪車所見惟母可沒者身難沒者義死見吾母吾亦無愧君則死矣有行卓然譬彼大行峻極于天惟天子仁方以孝理敕贈封碑以著天紀

恩賜紫金山記

明進士
高邱令 呂乾健 天常
邑人

曲沃南數里許有紫金山峰高嶺峻爲邑巨屏山間一區林叢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一

可廬泉甘草美蔚然清秀望之有蓬島仙屋之趣元末時邑西關廂郝公修已卜築於茲耽玩山林怡情翰墨丙辰以明經擢天下第一授戶科給事中犯顏諍諫無忝骨鯁且慈祥樂施至以常俸賑給軍士時都下皇城役作公與督焉民苦無水往往有至死者公求羅鎮撫井被叱公將自縊忽上微行詰公公以鎮撫對上怒立命公誅鎮撫役民萬億得水而濟者公之力也後官至刑部郎中老乞骸骨允歸負囊步履道路間關觀者苦之而公怡如略不介意上疑其有私詔回驗之止攜俸一錠而已既放復驗則前金稍減矣詰之則曰爲旬日路費故也上悅

曰真廉官也乃以操持清介明刑弼教褒焉隨賜公所居紫金山其山東至大水峪西至照殿峪南至石門界北至沙坡爲養老計且令子孫世守之賦其稅五斗焉噫嘻國法森嚴羣臣多以奸貪被斥獨公忠廉故荷眷殊深萬厯辛巳歲邑令沈公承均田命丈田及此詢賜田之由矍然曰君命不可違公德不可晦也卽給印符於其後蓋爲異時貪暴者虞耳故立石以記之

重修舊城雉堞記

明禮部尙書謚莊簡 李浩 師孟邑人

曲沃城堅而厚池深而險然歲久就湮時平人玩故正德辛未羣盜竊發掠城之西北而過幸而未至至則無備必矣民於是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一

咸思修葺爲先事之圖焉又城之雉堞舊飭以灰旋剝往往上官閱視有司必糾其里甲辦納其合用者里甲斂於民蓋一歲之間若此者四五焉令不勝其煩民於是乎擾矣甲戌冬進士葛候始視篆首訪其爲民害者除之繼乃行其利吾民者豪猾斂迹百廢并舉越半載信立民孚爰及於茲乃曰城者所以成民也令者所以守城也令失守則怠民非城則攜怠與攜國之患也君子不取焉且重獲戾其何以長民故聖王爲城郭以防患設刑政以齊民懼攜怠也苟承其後者而弗城弗守違道悖法孰甚焉乃於是計其所費總其所入人出磚若干據合所得

百餘萬民忻然而輸不以爲困其役之也每七人而取一役占優免者不與焉計月餘始一再役民不爲勞由是咸曰城吾圉也勞吾侯撫巡而慰來之有不竭股肱以趨事堅其板築勤其斧斤怠緩玩愒者相與擯擠咀呪之無容身焉不日告成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勞者侯有之乃又益更鋪角樓以巡瞭樹重屋以具瞻節財用以崇儉示敦朴以杜靡責人以司出納者示不私於己也費不取於帑藏者懲侵漁之弊也役之以冬初者懼妨農也城之門曰拱極不忘敬也曰迎暉殫忠蓋也曰覽翠表其鎮也曰望汾昭其通融無滯也忠敬不失智通於事可以

爲民之鎮矣侯之政於是乎善沃之民於是乎歸也夫城旣成之矣斷不可無所以成之者無所以成之則城不成有所以成之斯成其城傳曰衆心成城子輿氏曰地利不如人和而尹鐸守晉陽則又專事保障然其所謂保障所謂人和所謂衆心庶幾其所以成之意也是故結之以仁裁之以義守之以信待之以誠養之於平時而用之以倉卒教之以百年而用之以一日脫有如前此之竊發者驅而與之攻守又何患焉侯能成矣又盡其所以成矣然其成城之名實獲知於上官而見推於銓部予懼其不能久於政而爲斯民留也

景明石橋記

李浩

曲沃城東南一舍許有山曰景明山卽金山之支也峰巒崒嶸迤邐嶙峋其南曰沸泉出絳縣平地出泉若湯沸然合流成派故里人隨其高下之勢雜治水磨水碓大小輻輳幾百數焉泉汨汨循峽流至嶺口則澌然下注散渙澎湃聲若萬雷遠視之則玉虹高掛簾櫳下垂也其傍蒼松怪石槎枒參差殆不可狀泉至此益衆流至此益洪矣當秋夏之交驟雨時至市井村墟販夫販婦往來於此者咸病之舊有水橋橋上有重廊歷年滋久風雨漂搖腐敗淪沒里人某輩乃圖經久撤其木以石甃之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三

長若干廣若干其上則欄杆雕刻丹堊燦然經始於正德辛巳落成於嘉靖乙酉功旣訖工乃請予爲記予性癖好山水嘗遊江南及上都之香山玉泉其寺宇軒昂亭樹偉麗過此遠甚至於山水明秀幽僻清爽不假修飾而渾然天成殊不及此每春與二三同志遊賞其地至則披巖巖頰飛流夾岸桃花隔林鳥語未嘗不放歌長嘯縱酒賦詩信宿而不知倦也茲橋又適成爲風景之助予將結屋山下決渠引水灌花植竹徜徉容與於其間則茲橋也茲山也日夕相對爲吾之交契朋徒矣因其請也樂爲之記

白石樓記

明狀元禮部侍郎 呂 柟 仲木 高陵

白石樓在曲沃縣東南二十里白石山陰凡三楹李仲南之所構也山卽紫金山之支多白石燕人張詩嘗過而名之故樓亦以是名云樓東西介於白水景明二村之間蓋山有瀑布自懸嶺下其西一支爲西溪經景明村其東一支爲白水村貫穿樓院入於西溪樓南爲白雲洞古蹟也兩石欹倚如門元末兵亂骸積其內如莽仲南皆昇而葬之遂復爲洞云西溪之中孤嶼巍然曰釣臺而濯纓磯亦在其旁蓋於是洗塵土而滌斑垢也飲牛灘在西溪岸牧人吹笛驅牛羊朝歌夕舞影映溪流其前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四

爲觀瀾石溪水初自山嶺而下湍急滿注仲南於是乎嘗探本也樓東南爲翠微岩又其上爲卧雲峰峯嶺崎崿雲物還宿白石橋在樓南徑跨西溪蓋眺山覽水之利津也其樓北有桃花塢爲富室園林內多桃柳三月花放雲霞爛錦深不知處可比武陵仙人石亦在山下蓋因形而名也仙人多好樓居仲南構樓此山而又有此石以應之仲南之志其欲爲仙人乎初仲南與予徒張詩爲友能爲漢魏聲詩於是北過燕趙西抵蒲解遍閱山水曰無如吾白石山也遂構此樓思終身耳於戲懿哉仲南予亦有山水之癖家住涇渭之旁太華終南之陰不日西往

仲南肯一過當同登其上眺畢郢之周原瞰成紀之卦沙聆岐山之鳳追靈囿之麟區區擊牛之栢天馬之苑又細觀耳仲南曰子肯爲我東道主饋當裹糧而行不憚勞也涇野子曰東方有喬岱焉觀鳧繹如拳石睇洙泗於掌上又不啻太華於終南也予久好慕焉又肯偕遊乎仲南曰子如不終棄蹟雖攜白石樓以往可也樓構於嘉靖五年六月六日落成於十一月之望重修晉恭世子祠碑記

衛周允

夫人有不獲快心胸於當時享修名於後世尤有生不能見信於父母偏能垂譽於愚氓則將略當時而冀後世對父母而慰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五

愚氓天生賢人徒以名求勝乎哉名固非正人所期而正氣照耀與日星河嶽同悠久雖不貴名而至名實歸之名歸矣恐終非至人所安卽世遠代更誰不過墟生哀過廟生敬或則廟貌藁莽俎豆荒蕪莫不解於天性使見與聞者神情慘動慨慕逾深斯其故則又何也孝爲天經祀爲正典世道人心於斯係焉矣嘗見牛鬼蛇神奇異靈怪偏惑鄉愚之耳目焚鼎絡繹牲醴滿前惟神闕乎正氣淡漠等於無文邨布不知儒生莫問此晉世子廟棟傾蕘飛有由來也曲沃古新城世子自經於曲沃塚在城內西隅後人重孝而廟焉蓋欲立廟而教孝也當獻公錫

以偏衣玉玦命世子將一軍識者知其將廢立即世子亦知不免於禍卒不忍拂驪姬傷獻公之心被以惡名人誰內我與君王老矣數語世子自分一死以自靖歷嘗艱危而終如其意之所矢嗚呼世子之孝而曰恭恭非孝之常也恭則順順則死死則誼盡而心快斯又世子不死而生者也使世子不守蒲而守屈逾垣拒兵未必卽名不孝但謂之恭則未也不謂之恭而欲播芳名垂久遠其將能乎或曰世子死孝固矣殺身以暴父過將奈何曰獻公耄且賸在驪姬愚弄之中向使齊姜不死世子左右就養獻公愛世子豈閒於愛奚齊惟驪姬異謀險計必欲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六

殺世子而後已構讒巧中世子呼天無淚飲血欲絕若使世子所遭順適少忤又何從彪炳其孝道異常卽謂世子之孝天生驪姬以成之也亦無不可雖然設遇驪姬而不信其夢齊姜之言卽信夢齊姜而能辨曲沃之胙地墳犬斃而起獻公致毒之疑教辭誘逃而從士蔦或人之計驪姬雖狡能操戈相向立置世子於死所乎而非也驪姬逆料獻公之必怒申生申生之必隱忍不言故有以積其厚毒而期其必濟也此世子之死而孝孝而恭焉者也由今觀之父亦有昏迷於婦言是用母亦有貽害於一父之子而未必盡如獻公之欲廢立驪姬之能變亂爲

其子者順父意旨受母擲揄甘心一死卒無一言以自明斯豈非古今絕德如世子者有二乎哉令人瞻拜荒祠不能不生敬慕之心也今我侯宰沃七閱月敬神和民目繫世子廟風雨搖落從諸衿請議更新之庶令世子重開生面於當日創祠教孝之意得復覩乎士民欣喜願鳩工集事豈非後世更榮於當世愚氓倍信於父母乎哉以正氣所在彌遠而莫能忘也世子豈樂於名而爲後人表彰者乎

重修臺駘廟碑記

裴志瀛

汾發源於管涔蜿蜒千餘里而經吾邑夾岸鄉村以百數而茲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二十七

村獨以臺神得名左傳晉平公疾卜曰實沈臺駘爲崇叔向以問子產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平公稱爲博物君子水經注云汾水又經絳縣故城北寰宇記載曲沃廟建於晉都絳時卽古之新田漢絳縣地今由平公之卜叔向之問子產之對而觀之則廟之建爲確始於吾邑斷創自平公時無疑也故有城墉以護其廟規制甚爲宏敞唐令狐楚有所撰碑文在汾陽縣臺駘神廟殆神有保護汾水之功因得隨地建祠祀之與吾鄉

之廟自漢唐以來時爲修葺金元之際奉勅興修者不一前明亦時有修舉然圮於火毀於兵燹宏規已失斷碣猶存蔓草荒蕪淒其零落日擊情形實滋感歎矣神以金天之裔佐宣此河沈妣蓐黃雖未能世守其祀而茫茫三晉之區聚處食澤安流不驚誰之賜也朱錫鬯太史詩曰分野捫參次山川奠禹先夫以功在禹先者而唐風誰始祀魯史至今傳春秋古廟典胡缺耶向者鄉先民曾迹舊址而重修之而並殿后土之神歲時隆報享焉揆諸望祀封內山川之義猶擬於僭顧編氓何知惟知報水土之德耳乙亥之春我邑侯湘潭張公適奉上清查古昔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一二十八

聖賢祠墓遂稽古核實以報且傳集一鄉父老肅容而告之教民塑沈妣蓐黃四候以配神享刻朱竹垞先生詩章以潤澤古蹟而鄉民荷神之庥感公之誠乃有以奮厥謀胥踴躍而從事矣其募貲庇材也幾及二千金舉神位之不妥者更之墻垣之摧圯者築之甃之棟宇之朽敗者植之新之增其廊廡更其門屏崇其堂宇煥然生色而蔚然改觀於是謁者莫不肅然起敬而頌我公倡導之功於不朽是役也經始於丙子仲春竣事於明年之季秋歷時一歲有奇而大功固已成焉時則主理分任各勤厥職錙銖毫未罔敢有私凡所以凜神明而體公志也抑

嘗聞前朝晉神嘉潤侯號而醫家言廟產茵陳香烈異他處明志又有山名翠金之說居人往往拾小翠石片五色陸離其花石草木獨殊他處此非神之奇異歟宜其成功之速亦若有靈焉憑之者志濂比隣神鄉讀禮家居於其竣也因記其顛末如此

節烈祠記

潘錦

沃史烈女傳春秋時三人一伯宗婦一叔向母其一則弓工妻也戰國有曲沃負是皆見於傳見於國策其事不誣今曲沃縣東有羊舌村或曰卽叔姬埋羊舌地然州郡誌各載遺羊舌事同不同未可知也於元有隴西郡夫人文氏自明訖

國朝三百餘年烈女姓氏可考者四十餘人予續修邑志訪諸故老又得若干人此皆婦女賢而有土行者卽所稱靡笄畫荻何多讓焉然竊怪漢有天下四百唐三百餘年宋南渡以前百五十餘年金亦百餘年當時婦女無一見於志乘今兩漢書新舊唐書宋遼金三史具在可考而知也西晉而降周隋以前推其得國三百餘年歐陽文忠作五代史一行傳叙於負材能修節義泯滅無聞者三太息焉而歸之亂世崩離文字殘缺沃之婦女以節著以烈完吾意必更有其人焉或困於貧賤或阨於亂離無所表見豈非不幸也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志中所

載更數千年而湮沒無聞存什一於千百又未可知也修志竟於治之西偏建節烈祠自伯宗婦而下康熙四十四年止守節死節信而有徵者備列生平合祀於祠一以明貞一以傳諸久遠云

明河南上蔡縣知縣許公傳

衛 蒿

公諱永禧字宏正姓許氏山西曲沃縣人號來菴孝友剛直秉自天性讀書厭章句注釋訓詁之習好觀大義所在爲文以理氣爲主不事雕組而工於辭者遜弗及神宗憲皇帝萬曆戊午舉於鄉以親老不忍謁銓者二十有餘年色養備至親壽九十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

餘而終內外無間言後筮仕河南上蔡令抵任則旱魃屢災飛蝗肆虐露胔暴骨皆流賊殺戮之餘破壁頽垣又土寇焚掠所至載道荆莽滿目邱墟邑幾幾不可爲矣之署受代惟空冊數帙而已公慨然曰是誠在所以任之厥明單騎行歷郊原村落悉灾燹狀百計招來多方拊循子遺方少有生趣已又澇旱頻仍寇蝗相繼不得芻牧之牛羊不爲挺險之鹿者幾矣公撫視諄諄與民相對泣急疏其狀上請蠲數年逋賦淚共筆下血隨簡流得報計七萬七千四百有奇而蔡民有起色矣由是益勵初績經營更覺心苦時時以其兵荒沴厲告諸諸院道以所苦

鹽馬諸弊與諸院道相辯駁繪兵荒沴厲所殘破者圖疏籲賑闕廷蓋不但撫字心勞已也蔡爲汝甯腹心地寇往來所必經而流賊迆迆相應而起公募壯士爲勦守計嘗親冒矢石戰獲賊首鄭桂邱二毛盛二張五平郭三海候馭民葛花等梟示餘感仁勇賣刀買犢六年安堵流賊五不得逞志於蔡賴有此爾然賊益忿甚欲破蔡也蓋益亟鄰封皆已破壞公度勢不可支召畫工圖其像自題之贊曰無能安鴻雁於桐野無能滅萑苻於蒼城生旣已曠官苟祿死何用畫影圖形雖子孫痛報本之末由思世世血食之未免留世世不忠不孝之名以授子晉曰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一

第持歸許來菴自在也留一僕許盛自隨卒全縣印奔送之府後賊五千圍城公率士民登陴固守復極口大罵賊曰明日來闔城蕩爲血池矣詰旦賊大至西失守公朝服向闕再拜端坐堂上賊入復極口大罵遂伏劍自刎而死時崇正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也嗚呼睢陽之首常山之罵千古爲烈而更多賑恤生民保全邑篆之功蓋方其讀書孝養時大義固已獨盟矣豈待召工畫像之日而後決也哉以視彼背君卽賊終撻顯戮或逃遁不知所之靦顏天壤者於死生何如也時有治亂國有廢興民有安危君有存亡而綱常人心萬世不泯特爲許公傳以

示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

曹月川先生傳

國朝進士
布政 翟鳳翥
象陸
聞喜

先生諱端字正夫號月川本姓楊曲沃閭村人五世祖嗣以父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家垣曲再徙永寧復徙澗池母夢修竹而生先生五歲解河洛陰陽之畫究風雨雷電雲霓之故九歲就里師讀孝經曰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不如是不成人臣十五通四書五經博及羣書弱冠補博士弟子同邑陳公見之曰世有好學如是者乎以女妻之父爲建勤苦齋先生晨夕讀書其中冬不爐夏不扇心不外慕手不停披坐下兩磚皆穿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一

尤喜讀辯惑編爲其明正道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也註性理文集力辯釋老之非詆巫覡之誣折府吏鬼神之事請邑大夫毀四野淫祠百餘所惟存夏禹雷公二廟爲設里社壇諭鄉人祈報焉建文二年攝澗池儒學事部使者照刷文卷以前官違式下先生獄先生處之泰然未幾白一日家被盜同舍廉得其人不問曰以二絹訟官其人行止敗矣倡明道學日事著述輯家規編夜行燭作詩勸兄弟同居立誠示子孫安分建宗祠置祭田以祀先世建義祠以祀外族邑大夫表其里曰端士里永樂戊子鄉舉第二人已丑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不冠帶不見

諸生有問據理答之務公行實踐四方學者日衆霍初艱於科自是每鄉舉有人多至五六人霍人饑分俸濟貧生勸州太守發倉粟賑郡人賴之門人母缺養者周之同僚歿母老子幼者資還之在霍九年母艱歸旣而父亦卒殯葬一循家禮負土成邱廬墓三年來學者卽於墓次受教制未闕霍人詣闕上疏乞復任未報辛丑補蒲州其行已教人如霍修學宮廨舍不辟太歲不計生旺同僚友遊梓潼祠僚友禮甚恭先生曰何諂也曰斯文主曰梓潼主斯文孔子主何事嘗論配享曰曾點顏路伯魚父也坐兩廡顏淵曾參子思子也坐殿庭非禮也合於殿東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三

另祠祀叔梁配點路諸公斯爲當理一生爲其繼母訟先生諭之曰閔損王祥皆善事繼母者繼母而不敬事視父爲何人言訖淚下諸在側者皆泣其母子悔悟而歸諸生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正之有欲從母進香解州關侯廟者以義責之霍人邢大使重修五嶽廟求先生文力闢止之太學生王鑑母病貧不能醫爲延醫愈之門人卒者往弔必再拜曰師生有答拜禮西安守郭晟問政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則吏不敢欺公則民不敢犯其公廉乎霍生高文質與同輩觀樂中途返曰何以見曹先生一樵者鬻薪於米中得

金釵還其主曰曹夫子有道人也倡教吾郡可不知化乎洪熙
改元任蒲四年考績吏部蒲霍二州人上章爭留霍先上遂復
補霍朝廷由是知先生名三命典陝西鄉試秉鑑至公稱得人
薛文清公與先生善先生築拙巢於霍庠文清爲記而題以詩
晉定王過霍延見之曰今幸識曹先生矣時先生疾王以已藥
贈之先生謝以詩王和之臬憲張公曰我編賢人錄以先生首
各上憲不以屬禮待多使其子弟受學秦蜀齊魯燕趙之士從
至數百人以文行科名顯者甚多在霍又九年於宣德甲寅六
月卒於霍先是州大夫問疾曰大夫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四

諸生問疾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已而語諸子曰我生平不喜
佛老惡其害道也爾曹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我無恨矣與陳
孺人合葬霍東郭外子琇璟廬於墓四方祭無虛日蒲坂謝琚
爲志銘洧川范守已爲年譜澠池蒲霍皆有祠正統丙寅翰林
黃諫捐資歸葬澠池正德中大司馬彭幸庵致書豫撫曰我朝
一代理學斷自月川先生始請從祀孔子廟庭陳建通紀日月
川學行如此楊方震理學錄遺之豈微其爲教官耶先生著四
書詳說性理論存疑錄通書述解西銘述解太極圖述解孝經
解儒家宗統譜夜行燭諸書自號伊洛後學

衛絳山先生傳

明經 張根樸 同雲 聞喜

先生晉之曲沃人名麟貞字瑞明絳山其別號也髫年補弟子員讀書能識道理其所爲文不屑屑與時流競聲調取材經史根柢聖賢蒼古樸茂在先秦兩漢間魏晉以下不及也受知於袁袁山先生袁山先生者江右六君子之一也文章道德貫絕一時時督學山右毅然以興道廣教爲已任置三晉書院聚多士請學其中與選者知名士惟先生與汾陽曹古遺太原傅青主秉德不回以古道相期許值明季綱紀紊亂人心澆漓先生不肯逐流揚波砥行飭節介如也鍵戶修業博極羣書凡陰陽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五

律歷禮樂兵刑一切經世之學靡不究心而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尤專精焉嚴朱陸同異之辨闢陽明良知之譌格物窮理洞見本原隨其所得皆務設誠而致行之靜存動察日無虛晷甲申春闈逆犯闕逼選僞官先生義不仕賊抗不與考五月聞京師陷痛哭流涕望北再拜遂奉母隱絳山己丑之變先生與余俱僑居中董村終日正襟危坐無情容無傲言周旋進反悉中法度閱數月如一日暨亂平奉母返里沃令周公慕其賢以師禮聘處義學執經問業者不下數十百輩先生家素貧有時餽粥不給當事者每欲爲之地先生終不受也學益邃弟

子益進平水以南爭下榻以延先生教澤所加如洪鈞之冶鑄萬物莫不各得其性所近焉先生早喪父事母至孝卽流離播遷而問寢問膳必躬必親毫不敢苟母夫人棄世先生以貧故生養死葬力已竭而心不稱自是更名曰蒿字匪莪志罔極也袁袁山先生死先生感知已恩爲文設位遙祭之又爲之立傳先生著述甚富要皆本躬行心得之實無一語掇拾前人唾餘惜未付剞劂流布甚少惟四書答問孝子傳學者家絃而戶誦之癸酉十月以疾終於裴村易簣前一日猶吟咏自如不以生死介意其亦達天知命之驗歟子燭暉學問淵博制行純謹蓋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六

不愧乃父云

徐孝子碑銘

衛周祚

孝子姓徐氏名漸忠曲沃南董莊人生而敦朴慤篤性孝天至幼不好弄惟依依父母之側以爲常康熙丁未母氏云亡漸忠摧毀已甚旣克葬匍匐墓下慟哭不能歸親友彊之不可及夜漏二下矣衆懼或爲豺狼所傷盜賊所劫卽不然或爲哀毀致絕也咸往視之則俯伏墓側哀泣不已彊之歸終不可於是相與謀曰孝子露處墓側風雨驟至若霜露旣零則不獲終喪而殞是亦我輩之任也夫遂爲之創草舍一間覆之孝子懇辭咸

彊成之因賻之薪水米鹽孝子一無所受至有肩水至其所孝子力却之因傾之地而去者其介性如此若曰居喪而受贈送是以廬墓爲奇貨而居之也吾知哭吾母而已於墓下而往來贈答不幾喪而爲吉禮也乎吾何知知哭吾母而已及服旣闋親友以禮告之則曰先王制禮止二十有七月而吾之哀則未盡也必終三年而後已蓋孝子幼時嘗就外傳雖未能竟學然得諸天賦者旣厚故至性所發不自知其惡可已也沃之以孝著者元有靳昺明有李棠昺奎章閣學士榮弟也迎母王氏喪於兄官邸至平定之平潭大雷雨昺伏柩上呼天長號不忍以

去遂與柩俱沒事聞詔賜孝子碑銘其墓翰林學士巉巉爲之傳棠邑庠諸生也性篤孝父母歿先後廬墓六年有還遺等事其著作藏於家事聞詔建純孝天成坊旌其行前邑學生衛蒿爲之傳今徐子之孝若是當事者必以聞之朝且

國家方以孝治天下旌表以風示後來其在斯乎予旣贈之金因爲之碑而銘之曰徐子之孝本諸天性孺慕依依晨省昏定若將終身無所或更胡天不弔母氏疾病奪其所恃無以爲命柴毀骨立哭踊崩偃旣克襄事伏泣墓次不忍旋歸昏暮不二親黨憂之相率往視露處中場無所爲翳爲創草屋贈之資費力

辭不受孤行一意厥服既闋必終三年哀哀頌至若初喪然厥面深黑衣蔬食飢惟茲孝誼百世所仰足當大事無過送喪廬墓一節亦時所曠徐子舉之爲斯人倡風藉以淳俗知所向爲作此詞以誌不忘

徐烈婦賈氏傳

賈鳴璽

賈氏絳縣之南樊村人也儷南董村徐生士炎生好讀書一日野步遇相士謂郎君幸自愛當十九歲死生惡之間語賈今日者卿且爲予有予十九歲不復有卿矣賈曰不君之有而誰有者則相視一笑也已而生果死賈哭靈柩前願如約家人大驚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八

要隣媪說之不答更要其父世臣來撫以好言不答旣而厲聲責之終不答而姑李夫人者知其不可奪也而方病伏枕涕泣曉之曰若死果宜若姑病且死無甯少緩須臾俟若姑因朝夕侍姑左右不離側已而姑病起其舅道久應秋試將踏省門旣就道矣賈謂小姑嘗聞舉子入闈家人先死者陰相之吾將隨若兄走鎖院中助吾舅筆酣墨飽之趣小姑幼不省是夜自縊死家人解纆視其衣表裏皆素蓋生三年之喪未畢也道久中途聞之亟歸來我村中述其事 論曰我曲沃烈婦三十年來蓋有劉小件張恩恩云迫於狂且慷慨殺身宜也先是有呂氏

者自以殉其良人之心告諸鄉黨告諸官師然後辭其親戚而畢命其死事略與同是則所謂從容就義者矣昔賢謂死於十五年之前爲公孫杵臼易死於十五年之後爲程嬰難蓋歷時久或二其志也顧後世猶以宋之疊山不敵文山豈不愚哉獨是日星河嶽之氣陰教陽教性均而道一曲沃女子中如呂如劉如張與今之賈若而人婦德茂矣而具鬚眉號爲丈夫者何以百年來祇傳許上蔡上官順義兩先生於不衰也噫

行烈女傳

侯長熺

烈女姓行氏小字秀英曲沃林交村行有則之女也生而嚴重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十九

寡言笑足不出梱闕爲兒時已矯矯與人異九歲失恃擗踊如成人繼母林甫入門卽嬰疾卧床不能起女左右侍養湯藥嘗而後進中羈厠膾必親浣滌夜則依依母側不敢安寢歷五載不稍懈無何林卒女哭泣盡哀聞者惻然不知其爲喪繼母也幼字同邑上舍許印然之子世泰未成禮而世泰死女聞訃矢靡他並欲視含殮焉會有則他出無父命不敢往唯飲泣而已未幾有則返欲爲女議姻他族令家人諭以意女聞之遂闔戶自經死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事也時年一十有六許請其喪與世泰合窆焉成女志也前令婁聞於上爲表其墓

論曰乙卯丙辰間余方有事於沃乘竊見列女一志夥於他邑其慷慨捐軀者吾得六十餘人焉因別爲貞烈一帙以表其異然率皆迫於義之無可逃勢之不容緩行氏一小弱女耳古者不廟見不成爲婦從一而終之義似不可以律之乃聞訃而哀哀而死一意孤往自行其是使其稍一遲回能有是哉純靜專一蓋其天性然矣然余以爲烈女之死殉志也非殉夫也志之所在行必赴之余嘉其志余願有志者之各成其志也余大懼有志者之先自餒其志矣

義俠佩九張公墓表

禮部郎中張暉樞光辰邑人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

嗚呼此義俠佩九張公墓也三代而下士抱非常才多不得遇而居高位享厚祿者又類以僥倖成功名然當時榮而沒則已何如一介寒素慷慨激烈冒險履艱生則口碑載道死則垂名青史者哉公生英異總角卽負大志會得當以展其奇卒淪落不偶人謂公億矣而公志愈壯如均盭馬平賦役募門夫公獨侃侃敷陳力圖興除雖田婦菜傭咸稱道之此義俠之所由名也余生也晚不獲親炙公之言論風采而嘖嘖人口者大都多偉節焉邑當順治戊子間土賊猖獗盤踞東郭旅舍以死攻城城幾陷會賊就食公率鄉勇數人縋城而下火其巢爲灰燼東

城賴以無恙賊大怒並力攻西關當事者無策公暗然巨銃擊之賊潰而城以甯功亦偉矣哉公以全城功當得大擢會府掾索賂不應事遂沮公慨曰大丈夫義所當爲則爲之甯肯詭遇以邀功名乎其義命自安如此以視夫欺世盜名苟竊權勢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公諱冕字佩九號豳埜年登大耋孫曾濟濟天之所以酬公者蓋在其後人矣旣葬之十有八年冢孫居之以公墓求表於余余惟先儒有言人不必仕宦纔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也如公之挺身冒險歸然爲一方保障此皆眞胆識眞經濟所表見潘邑侯列公於耆宿劉太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一

守拔公於人物固宜顧旌善表義賢有司責也歌功揚德亦鄉晚進事也公懿行具仇觀察誌茲不贅特舉其大者而書之石

孝子李居仁傳

明戶部尙書諡忠定 韓文 貫道洪洞

余籍古楊密邇沃地聞沃北宋時有李孝子諱居仁者夫北宋垂百六十餘年沃僅得此一孝子孝固若是其難乎抑有傳者而不傳者從可知乎余翹仰之而未稔其實成化己丑閱春闈題名錄得知沃之諱進者李公榮黃甲然猶未悉孝行公卽公先祖也後公司牧東郡余亦宦游四方神交者蓋十餘年正德己巳余攝司空篆公尋晉蘭臺秩比肩事主政務之暇談及先

世始知曩聞爲孝子者實公二世祖叩其行知居仁公少孤事母孝授徒以養敬愛備至母沒廬墓三年朝夕抔土添母塚塚漸高四丈餘後鄉人名其巷曰孝母巷樹之坊且豎碣曰宋孝行李居仁故里名其族曰墳臺李氏巷在沃之東關廂李氏居強半所廬墓在南郊嗟乎服勞奉養猶人常能至廬墓築墳寒暑遞更詎易易事因思沃爲晉壤晉世子申生孝著春秋竄乎尙已秦漢而下鮮有聞至唐以孝友膺旌典者僅得張君密秦德方馬元操李君則四公金代始有廬墓之許琇伏柩而之死之靳昺正統間靳馳三年廬墓誠格鳥獸蓋屬私淑者與蘭臺公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一

之在政府也辦公勤慎乃心精白比卒天子遣官諭祭諸大臣交製誄章余且誌銘其墓凡所以獎公忠也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蘭臺得非佩服祖訓者深乎以孝行公至孝閱九世得此賢孫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以見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云

孝子李霖傳

衛 蒿

李霖曲沃南關廂人有至性童時不忍頃刻離親側衿旣青孝益篤摯色養兼隆外內無間言母氏晚歲失明飲食必親奉左右服勤躬滌溺器如是者十餘年父母歿哀毀骨立先後廬墓

六年晨昏展謁墓次一日蚤起見有囊橐僂然道旁候之數日無求覓者啟其緘得太平師莊某氏子寄父書躬往送之因得遺囊者悉歸焉於是太平諸生高其誼以廬墓還遺事達之縣若府申巡按御史陳公移文曲沃察案行且曰沃生孝義太平隣邑猶知曲沃反不行公舉何也惟時邑令爲扶溝中寰何公卽詣明倫堂集通庠諸生問之皆曰案親存致孝親歿盡禮廬墓還遺亦各行其志耳故未敢輕舉今太平縣申請旌淑諸生何敢隱善孝行是實何公曰今不必呈辭取大紙來書通庠姓名令心服者名下註一可字否則空時名下無不書可字者何

公曰足矣並以此紙報按臺蒙懸扁表厥宅曰栢臺旌孝時案年三十有六神宗萬曆十六年戊子歲也自是按塩兩巡方至無歲不贈之米布以彰示旌異遇歲試師生則舉案之孝義聞於督學使者以爲諸生勸法數十年間沃庠藉以爲重案與鄉先達李少宰子解元肖峰君交善偶以文事過訪少宰重其行倒履出迎案辭曰晚案訪似君肖峰耳何敢當尊再四延之終不入少宰覲覲而別心益折服其勁直不阿類如此天啟六年案年七十有四矣巡按御史劉公行縣令梓潼公查明具題奉勅建坊曰純孝天成遠近聞者莫不洽悅或歎息泣下案遊泮

宮時方弱冠遇春秋丁祭前數日斷葷酒臨期沐浴宿廟壇下
初或迂之久皆服從其化學者稱爲忠齋先生先是沃邑以孝
行著者若宋李居仁之築土爲墳金進士許琇之負母避兵伏
柩長號若元之靳昺廬墓格獸奉母出妻若明之靳馳郝根皆
推重當時傳誦後世而著作不少概見獨竊所著孝忠錄景仰
顏曾錄覺後五歌人子十二惑等書藏於家使爲之後者出而
公諸世吾知斯人孝弟之心將有油然而生不能自己者矣崇
正元年竄以疾卒壽七十六十七年賊李自成犯闕過沃薦紳
坊無不毀撤者惟純孝天成坊巋然獨存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四

劉烈婦傳

兩廣
鹽運使
衛台揆
枚吉
邑人

劉氏者曲沃營裏村人也名小件適趙城縣喬國恩喬流寓沃
之楊柳村遂爲縣人也喬故貧竄行牧且蕘或爲人雜傭保作
劉與之同勤苦奉姑舅及七八歲小姑女啖齏食覈無猜怨以
樂朝夕村人皆賢之一日夫與姑舅俱爲人傭賃小姑亦從隣
女嬉戲忽有某者伺劉獨處輒潛入圖污劉喊而覓者懼劉嚙
其指而覓者益怒遂持剪刀刺頸斜穿斷喉比小姑歸家啟扉
扉堅不可啟見有人正蒲伏牆頭求出者亟呼村人啟扉入則
劉已血肉淋漓橫僵在地矣村人皇錯或謂列實報牒便或又

以爲未便村人皇錯愈甚有某者持之曰若列實必使滋蔓蔓難已也孰與啗喬以利使自爲飾則事有歸而閭井不擾爲便實多衆大善之遂詒喬以琴瑟不調劉自殺報牒繼而村人復恐懼游移以爲事露未便再列實公舉而持讞者仍執前所報飾牒讞決終莫能辨劉死事者南村子曰劉氏之死予久欲傳其事既讀賈樵嵐舍人狀及仇振先觀察表得其死事最悉因並付小傳如左嗚呼劉氏不死矣嘗讀靖節詩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以爲二語誠然及觀劉氏死事復有水赤天旱風捲投繯之異又爽然失之不能不疑天道鬼神之有在也靖節斯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五

言豈憤懣爲謬乎

賈烈婦傳

明經

賈華平

春圍
邑人

烈婦邑人賈愚妻李煒女也煒爲李文學生芬弟子習聞大義時時舉忠孝廉節事訓飭其家人烈婦聆之若有解者然尋常深居簾閣中無異也歲丁未九月念一日歸於愚愚先嬰弱疾成禮後十日卽出居於外以謀醫藥十一月十四日遂溘然遊地下烈婦悲悼之餘誓以七尺殉其良人顧挫情抑志深沉不露數年如一日今九月念五日其舅玫將窆愚骨烈婦知之私自喜而今而後可以畢吾事矣因啟舅姑歸窆其父母已而徧

問其姑姊妹尋又過其外王母握手鄭重志意勤勤懇懇勸老人健飲食樂餘年迨歸姑舅趨入厨下操作不少懈是夜自縊愚柩之旁是爲己酉九月十五日里人異其事聞諸官煒走視之顏色如平時泫然流涕旣而曰吾女尋常簾閣中固無異也論曰烈婦之以死從愚也自愚亡而已然兩年以來雖生之辰寔死之日也何待形銷骨化始信其死耶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烈婦之謂矣然劉文學國遴向余述烈婦時霜風颯然松濤謾謾有聲則又疑烈婦不死云

曲沃辯

李廷寶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六

辯曰今之沃卽桓叔所封之沃也彼司馬貞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林堯叟之注春秋皆以爲卽今河東聞喜縣然乎不然乎左傳著於邱明漢書作於班固未聞其有是說也獨范蔚宗之作後漢書地理志而曰聞喜邑本曲沃三子不察而遂云然而其實則曲沃非聞喜也或曰子以三子之說爲不然有據邪曰有據也考之於詩稽之左傳其可證者有三焉詩唐風揚之水之篇曰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解之者曰沃曲沃也鵠曲沃邑也今沃南十里有安鵠村卽古之鵠也此其可證者一也左傳晉獻公二十一年太子申生奔新城以其新爲太子城曲沃

故謂之新城今曲沃關城之內晉共世子有祠祠殿有墓其來最古沃之北七里又有太子灘其傳最遠若今之聞喜則皆無此矣此其可證者二也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今澮水在沃南二里汾水在沃西一十八里故通考以曲沃爲春秋時晉所都新田之地若今之聞則去汾澮也遠矣此其可證者三也或曰必若此言則漢武聞南越破改聞喜之言亦不足信乎予考之一統志云曲沃秦改爲左邑漢武帝經左邑之桐鄉聞破南越因置聞喜縣今桐鄉在沃之西南四十五里由是觀之則漢

之聞喜當在沃境之內至其後始遷於涑水之南爲今之聞喜耳今數子以古之曲沃爲今之聞喜也不亦誤耶噫不特此也師古又謂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晉書亦傳襲而弗察其謬而不知自晉陽徙曲沃者晉成侯也又五世而至穆侯則徙於絳又二世而至昭侯則徙於翼昭侯封桓叔於曲沃又二世而至武公則滅翼又一世而至獻公則徙於絳又六世而至景公則徙於新田今以武公爲徙曲沃也則又差之遠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予因數子之誤作曲沃辯

曲沃在西周時晉成侯自晉徙都爲五世侯封地昭侯以封叔父成師爲沃國其後併晉遷於絳春秋時爲晉宗邑也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又爲之城曰新城傳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實魯成公六年也自是終晉之世皆居新田云漢志聞喜故曲沃武帝更名絳晉自曲沃徙此絳水出西南續漢志晉志並同其時未有曲沃也北魏始有曲沃與聞喜絳並立析絳之新田置也自隋以來皆因魏是故今之聞喜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舊說相沿如此吾友湘潭張君和五好讀書攻詩歌古文辭爲令其地政聲甚茂出其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八

餘力輯縣志四十卷獨駁去舊說以爲古曲沃不當逾絳山汾澮以南且武帝紀謂帝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蓋左邑南隣曲沃境故地志遂指聞喜爲曲沃耳反覆考之當以今縣治西南數里之故城爲古曲沃而今縣治內有晉世子墓當爲申生所居之新城其新田則今縣治西三十里侯馬鎮土人猶以新田呼之當汾澮之交正與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惡者相合君之說援古証今博辨無碍聞者雖疑且駭君不爲奪予方繫官京師惜未暇從君眺覽登陟於其間據所目覩質諸傳記以驗君說之精也君之在曲沃於今六年矣方以課

最人

覲來京師以君之久於其職與其士民甚親而又能勤於吏事也與之語於其一邑之利弊因革罔不條舉縷縷然則君洵可謂克稱厥職而援古証今考正傳紀之訛謬此蓋君之未耳乃予於此益以見欲爲循吏者非通儒不可也爰序其書而歸之

唐晉絳翼故絳考

張坊

唐叔之始封文侯之勤王文公之創霸俱在翼城之境所謂河汾之東方百里者是前賢未履其地閉戶注書無怪臆斷狐疑騎牆之見與簡策以相亂也考之史記晉世家叔虞封唐在河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十九

汾之東方百里曰唐叔虞唐叔子燮是爲晉侯孫甯旅爲武侯
原本本無支蔓鄭元詩譜云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
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曾孫成侯徙居曲沃僖侯儉
不中禮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遷於絳孔穎達正義云成
王封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叔虞子燮以晉水改爲晉侯蓋時
王命使改之也晉侯生武侯武侯生成侯徙居曲沃厲厲靖至
僖侯僖生獻侯獻生穆侯僖都於絳從王師伐條干畝殤侯以
弟繼兄文侯扞修王室平王錫以文侯之命左傳至昭侯徙翼分
曲沃以封桓叔曲沃邑大於翼孝鄂哀小晉侯五世大亂武公

既併晉國徙就晉都故漢志言自曲沃徙此耳又云穆侯以後
晉恒都絳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預注翼爲晉舊都在
平陽絳邑縣東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穆侯徙
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故武公併晉又都絳也左傳莊二十
六年春晉士蔦爲大司空夏士蔦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已
徙絳也史記年表獻公八年使殺羣公子九年始城絳都之而
世家云獻公使士蔦盡殺羣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
按左傳云莊二十五年晉士蔦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是絳爲晉都聚非絳也水經

注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於絳翼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
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
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蔦城
絳以深其宮是也遁甲開山圖絳山東距白馬山白馬川出焉
西北至澮交入澮應邵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
路史翼孝侯居因曰翼侯蓋與絳近今翼城東十五里有翼故
城朱子詩經集傳唐國名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
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仁山前編晉始
都絳注世家有誤今從年表是歷考古書國都昭然而又遷於

翼又命曰絳則絳翼二地兩遷兩都文理明確此杜酈孔金皆
宗年表而闢世家之錯誤也然原本乃使盡殺羣公子而城聚

十字作都之賈逵曰命曰絳五字一句之即又字觀水始都絳
一句讀

文理正自無異奈何誤以城聚都之四字遂誣其在今絳縣之
車廂城耶且獻公既城聚盡殺桓莊之族世未有舍高曾之故
都自居殺人之地以圖久安長享者也夫周行必由孔道定伯
必居勝地伐國必指都城僖公十有三年晉飢秦輸之粟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杜注從渭水而運河汾因左杜之
文又更指故絳乃在汾西即今太平南絳州北之晉城謂是即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聚邑於汎舟為宜信斯言也何史記秦紀又云穆公用百里奚
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耶夫船漕已及於汾

自汾水台神台駘廟東至翼治車轉才八十里耳又上數十里至

汾西晉城亦必車轉而至乃牽強古文紐合今地恐左氏魯人
紀晉事司馬氏晉人紀晉事俱不任受過也况左傳昭公元年
秦鍼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至
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杜注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
一舍八乘以次載幣相授而還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
九獻之儀其時晉遷新田今自鳳翔至侯馬正千里而遙秦晉

間用車為最便豈輸粟之役獨用船漕而不用車轉耶蓋晉自

武獻都絳至景公十五年遷新田中間在故絳凡九十五年也

不特因形勢當絳山絳水之源山水環聚于澮交今絳縣為四

水源頭分流之地亦非霸國之都會而絳澮二水下流曲沃新

城為下國太平晉城水不能上流於曲沃並難踰絳山而下聞

喜二說可為明証凡傳記中所載之圍聚即絳縣車廂城伐臯

落絳縣東南垣曲東山敗稷桑絳縣東閔假道於虞滅下陽大陽廢縣今平陸東北僖

公二年濟河圍令狐猗氏地入桑泉臨晉縣東取臼解州西北軍于廬柳猗氏西北

盟于郇解州西北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為晉君僖公二十四年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一

史記 蒐于被廬絳縣東南僖公二十七年于清原聞喜西清原城取王官及郊

臨晉 遂自茅津濟平陸大陽渡改蒐於董聞喜東北董澤治兵于

稷聞喜西有稷山入河曲蒲坂縣之南伐涑川蒲州東涑川城俘王官見上剪

羈馬蒲州南羈馬城皆在絳山之西南河曲之東北為涑洮川

原並未臨汾水以西之尺寸地即與周鄭齊楚之交次於陽樊

右師取温王入於王城與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

陽僖公二十五年及楚人戰於城濮作宮於踐土天王狩於河陽僖公二十

八年盟於戚文公元年于垂隴蒐於夷文公六年于黃父文公十年卒于廬宣公

九年戰於邲宣公十二年執齊人於温於原於野王宣公十七年皆中條太

行以南黃河之外為絳都四出適均之地且秦晉五十年之好

皆在故絳而七十二年之爭大半亦在故絳五城之賂信十年韓

原之戰王城之盟河東之征信十年及河之納信二十年于穀之戰

信三十年彭衙之師文二年新城之圍文四年少梁之取文十年桃林之

守文十年輔氏之聚宣五年皆北鄰蒲坂河曲以西河津龍門以南

在今潼關朝邑澄城韓城之地自雍及絳為軍行之孔道不解

汾西晉城處西北自彼至雍舍正路不由而向洮涑絳澮原野

奔馳往來為何事也况翼治之南距槐泉村獻公陵四十五里

下村文公陵五十里磨裏村靈公陵七十里雖今隸絳縣俱與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三

翼治及唐叔陵相望至今塚墓巍然吾故曰故絳即今翼城治

所稱汾西今太平南之晉城及今絳縣聚邑之車廂城為非是

晉世家考 張坊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周公滅唐成王九年王剪桐葉

為圭封之於唐居古大夏實沉之墟參之分野在河汾之東方

百里禾有異畝同穎叔得獻王書作歸禾嘉禾旋遷於翼燹父

作宮晉水改國號晉是曰晉侯再傳武侯甯族為晉二世曾孫成

侯服人徙居曲沃福歷萬侯宜靖侯司僖侯徒儉愛物詩賦蟋蟀

之篇繼以獻侯籍是為曲沃五侯宣王十六年獻子穆侯費徙

居於絳歷殤叔 文侯仇當幽王十一年扞修王室平犬戎難

平王錫以文侯之命至於昭侯伯 九四君焉昭侯封桓叔成於

曲沃而復徙翼歷孝侯平 鄂侯郟 哀侯光 小子侯晉侯緡為翼

六侯桓叔好德揚水椒聊國人咏其盛強傳莊伯鯁 之十一年

宗杜 預序 卽鄂侯二年也為魯隱公元年始入春秋其子武公稱 滅

翼并晉在魯莊公十六年卽釐王四年王命以一軍為晉侯傳

子獻公詭 九年為周惠王之九年晉始都絳寵姬殺嫡國以大

亂惠公夷 懷公圉 因之文公重 繼文之業定襄王於邲始霸諸

侯子孫為中國盟主百五十餘年襄公驩 靈公夷 成公黑 景公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四

據 世承餘業為故絳八公周簡王元年魯成公之六年景公十

五年也夏四月遷於新田傳子厲公壽 至悼公周 立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三駕而楚不敢與爭當斯時也君明臣忠六官之長

皆為民譽至平公彪 昭公夷 霸圖尙未衰也頃公去 定公午 之

世雖六卿強公室卑南北分霸在姬姓惟晉為盟主王室於焉

賴之定之三十一魯春秋西狩獲麟之歲定公子出公錯 立

以貞定王十一年告齊魯伐四卿反攻其君出奔齊死於道哀

公驕竹書 立考王二年卒子幽公柳 嗣反朝於韓魏趙氏晉獨

有絳曲沃其子烈公止 之十七年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此朱子綱目之所以托始也烈

公子孝公

頤

立有位十五年安王二十四年卒子靖公

俱酒作靜史公

立二年綱目書二十六年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

地乃史記竹書俱載孝公

頤

爲晉桓公其十年卽安王十九年

韓趙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二十年爲烈王六年魏惠王與趙

成侯韓共侯奪其端氏遷之屯留已後更無晉事較綱目尙多

六年所紀不同然晉入春秋紀翼曲沃五十四年紀故絳八十

三年紀新田一百有五年綱目距春秋中間七十七年晉入綱

目紀三君二十八年晉之在新田也共二百有十年矣自成王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五

九年始封西周歷二百三十七年東周三百九十五年立國凡

七百三十二年三十四君焉是晉之源委也

曲沃徵

張坊

今之沃猶古之沃也亦何分於今古哉新城爲太子城城乃今

縣治故城在縣治西南二里至今遺址宛然是卽晉成侯所徙

之都桓叔所封之國也絳山不改沃水常懸祖宗諸陵之魂魄

新城世子之英靈千年如在呼之可卽出也况其見於毛詩春

秋國語左傳史記前漢書者原有一一確証何嘗有在今聞喜

之疑據及聞喜爲今曲沃之明文也耶蓋嘗詳繹經史流覽形

勢置身千載之上縱目三晉之中爲之推求其故一由於諸書
註曲沃之錯會漢書也一由於諸書註新田之游移絳縣也後
人之讀書也皆統註疏以觀經史既就註疏以注經史而未嘗
舍註疏以玩經史之原文也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曲沃屬絳
縣隸河東郡縣名左邑故城在涑水西南與曲沃中隔絳山分
汾澮洮涑兩川原也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
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
嘉縣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四左邑聞喜絳并列焉乃漢末汝
陽應劭集解聞喜今曲沃也秦改爲左邑漢武帝於此聞南越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六

破改曰聞喜是班氏原云以左邑之桐鄉爲聞喜也非改左邑
爲聞喜也奈何遂并今曲沃亦解爲聞喜也如左邑縣并改爲
聞喜縣是汲縣亦應改爲獲嘉縣矣又何以絳左聞喜并列爲
縣也是成何註法耶然自應解一行後儒不察皆墨守而恪遵
之一本錯則千本俱錯由是吳之韋昭本之解國語矣晉之杜
預本之註左傳矣劉宋林堯叟本之註春秋矣范氏本之作後
漢書矣北魏酈道元本之註桑欽水經矣唐之孔穎達司馬貞
顏師古本之正義毛詩索隱史記注前漢書矣降而兩宋不能
更易其說况其後焉者乎夫未嘗親歷其地又憚於搜羅考辯

詮解今古大部頭書不能慎重闕疑徒閉戶秉筆依樣傅訛而寰宇一統通府縣志互相解釋無怪其相沿千載矣二百餘年之勝地精華盡洩鬱結都宣霸圖其消歇矣迨三晉紛爭七雄交戰兵燹百劫簡策悉成灰燼陵塋鞠爲茂草遂致漢興兩都少有名人大衣冠從而識焉者也卽霸國遺文尙賴東魯之大聖大賢一經三傳大書而特傳之至今之書法謹嚴文章典重含英咀華膾炙人口者伊誰之力也而當年城郭都鄙自晉以來無復有人焉考其地而切註之曰新田本古絳縣卽絳邑縣地今何地爲絳邑縣故墟也將兩都混而爲一珥筆者每從而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七

疑之逡巡而莫能下縱有名賢臨文註釋雖明知其爲曲沃將何地以處新田含毫千里皆窘步而棘手然生斯土者尙爾傳訛見之古者又有明詮故其勢不得不將曲沃一地分而爲二以古曲沃歸聞喜而以今曲沃爲新田也豈知聖人修史晉沃原分兩地曰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公羊由乎曲沃而入也左氏作傳底本得之最確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猶留之典籍以待後人俾千載之秘終於昭雪聖賢之功千古不磨萬世爲烈矣夫與其勦襲陳言曷不披閱經史縱覽形勝以徐觀焉而自得之今於經史原文識得新

田真地則從曲沃下國以望唐翼晉水故絳新絳粲若列星瞭如指掌而晉之爲晉沃之爲沃應不待辯而自明也自非然者坐新城撫故都沃泉懸鵠邑拱絳山猶峙澮水常流祖宗夫人之陵寢尙存世子申生廟墓如故而成厲靖僖獻五世之徙都桓叔莊伯武公之封國豈悉遷之桐鄉之野洮涑之濱耶沃何分於今古去千年之障翳開萬古之羣蒙是在善讀書者之自領之而已矣

新田徵

張坊

春秋左傳魯成公六年晉景公十五年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八

田是爲新絳二百有九年之晉國在是景厲悼平 頃定七公之春秋在是出哀幽烈孝靖六朝之共主在是樂郤士旬知魏趙韓名卿大夫之功烈在是是必確有其地者在當不徒與曲沃故都兩地而同爲一地也余往來閱歷多有年所矣迨量移來沃以素所學徵之所見意確有其地欲實指其墟而遺老無存文獻無徵上下千年縱橫百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乃爲稽之邑乘劉魯生縣志則曰王官城縣西南二里又號晉城景公徙居新田引通考云曲沃春秋時晉所都新田之地趙彥復沃史則曰曲沃古未之著也自昭侯封成師而沃著曲沃之名

始此猶之一同也獻公欲遠世子而城之由城得新乃署新城或曰新田亦猶是也潘錦縣志則曰晉昭侯封成師於曲沃獻公去沃都絳使太子申生居焉遂爲之城號曰新城卽新田也景公還都新田復爲考之府通一統而平陽府志山西通志明一統志皆云王官城在曲沃西南二里左傳晉人去故絳徙新田謂之新絳卽此

大清一統志云絳邑故城在曲沃西南晉新田地景公遷都於此亦謂之新絳引左傳水經注以明之又引舊志南對紫金山有中城外城其南爲澮水衝沒東西北遺址尙存暨括地志漢絳縣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九

本晉都新田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因絳山爲名考之元和志肇域記寰宇記亦同又以古曲沃爲今聞喜証之左國史記兩漢晉書之註疏今之曲沃則古之新田也証之魏王泰括地志而闢文獻通考杜氏通典以今之曲沃爲春秋曲沃邑之爲非是諸說雜陳毫無定見乃知下有建白斯上有修名近代著述編輯了事館局憑何採入耶及閱聞喜李汝寬駁沃人李廷寶曲沃辯云寶謂汾澮二水在沃西南今聞喜之去汾澮也遠矣以今曲沃爲古新田則是矣至桓叔所封乃古曲沃也旣以今之沃爲新田而又以爲古沃豈以新田古沃爲一地乎如其一

地也則晉人謀去故絳當云復都曲沃何以言遷於新田也耶
旨哉斯言也吾因之而轉覺向所見之不謬而二李之辯皆是
也而皆非也矣夫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
其惡若夫曲沃其去汾水也亦遠矣烏能流其惡耶必也其在
今侯馬驛之間乎地在二水之交去曲沃三十餘里土厚水深
背汾面澮交流其惡其無疑者一地去晉平公虓祁宮十里禾
黍高低爲故國離宮其無疑者二地去汾水故梁十三里水柱
參差爲遊觀津梁其無疑者三春秋欒盈復入於晉入于曲沃
傳齊兵上太行張武軍於熒庭平公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於

溴梁道里適便其無疑者四水經澮水又西南過虓祁宮南注
宮在新田其宮地面背二水西則兩川之交會也汾水又屈從
縣西南流注水經絳縣故城北又經虓祁宮北橫水有故梁蓋
晉平公之故梁也其無疑者五晉書絳邑縣隸平陽郡卽漢絳
縣治也晉初杜預註左傳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其無疑者六
唐書絳州有新田府設折衝都尉雄兵鎮衛江王孫李希悅曾
駐其地其無疑者七况川原平行千里大會連城接雉宛然故
都表裏河山依稀霸國其無疑者八朝代雖分今古山川仍留
故地此非其昭然可據者哉彼拘守古曲沃之在聞喜李汝寬

不讀經史原文誤之也牽合古新田之在曲沃李廷寶不覽山川形勢誤之也直指曲沃古城爲王城爲絳邑爲新田前志鈔襲建置沿革誤之也眼前勝地千載晦迹一經指出而百有五年之春秋百有四年之史記綱目列國君公名卿大夫之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邱明公穀發明於傳司馬朱子記書於史至今猶想見其處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始可著書願與同事諸君六轡沃若兩驂雁行以參互而考訂焉將疑義與析欣賞共之也

曲沃縣從教書院記

張坊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十一

樂昌書舍在縣治之西不數十武前令陽夏鄭君志鯨就古義學改建以教生徒者也鄭君自翰林出泣茲土能以重文學延師儒爲先務經始垂後旣去而民懷之則可謂稱於其職者矣乾隆十九年冬余自天鎮量移曲沃至今春月餘仰承前緒思廓新模釋菜行有日矣顧惟書院之設有地有人今於地有宜治於人有宜擇而其稱名之未宜則亦無以觀感興起而使生徒服從於教化曲沃著於西周其西南卽古新田地也襟澮帶汾山靈水秀昔晉將去故絳議郇瑕而韓獻子以爲不如新田謂其民從教十世之利也蓋沃之有民其能從教也久矣吳札

聞歌唐以爲有陶唐氏之遺民而毛詩序云晉風謂之唐風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好禮有堯之遺風焉班志亦云其民有先王遺教皆謂此也是以古之老成謀國者必盡地理風氣之宜與其民人之性情好尚所以圖久遠務根本而不屑亟亟於一切功利富強之計者如此故其繼世明君賢卿嫻習於教訓子弟率共儉孝弟而六官之長莫非民譽蓋其從教之效又如

此此載在經傳赫赫若前日事也今天子以文治天下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沃之縉紳冠帶甲於三晉其秀良布於庠序而書院之設固與學校相爲表裏者其於從教

之說優游漸漬不待告語勸戒而後從事顧余獨有味於韓獻子之言而以爲於是名尤宜者何也古之爲政者旣庶且富而教因之沃爲水深土厚之鄉文學盛興閭里秉法程士大夫談氣節是皆有以合於古志矣然吾觀其俗多商賈未作類以治生業務蓄藏爲事士之習於馳騫經營而妨功奪志者有之毋亦有違於獻子以教爲利之言不忘遠大自期之意則長民者亦不可無慮焉夫周禮在魯必問舊章七子賦詩不出鄭志以爲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也故爲之顯揭是名使生徒顧名思義說禮樂而敦詩書以爲四民之倡其爲提撕警覺而觀感興

起於不倦爲更當何如也夫然豈惟復覩晉國新田之盛其由
是以詠歌陶唐之遺風而沐浴於

后王化民成俗之至意豈不盛哉既述易名之由又爲之廣收生徒
延爲人師者襄陵徐君儲以主之所以延鄭君之教澤於無窮
而爲生徒勗者至深且遠也故并爲之記以告來者

論曰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六籍散亡司馬遷作史記紀傳之
外初爲八書凡禮樂政刑天道之灾祥時事之利病咸具焉
至成帝時詔劉向校經傳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
校方技條其篇目撮其指意總羣書而奏爲七略班固因之

新修曲沃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六十三

成漢書藝文志其後世方志藝文之所本平爰沿舊例凡邦
人之著述止存卷目先奏疏所以攷興革也次記序所以明
初建也次傳志所以發潛闡幽也而以辨論終焉所以資攷
證就正後來也若達官貴人之條陳本非爲此地而發其墓
誌碑碣自載於家乘登臨嘯詠無關於政教不揣禱昧悉爲
芟薙云

